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7
3



文庫 11
87
3

滄南遺老集卷十四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

六

姓名允複辨

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
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
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劉子玄史
通點煩云顓頊紀中具言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云禹是
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云昌意及鯀不
得在帝位則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誠
大中其病然遷書率皆此類可勝道哉今略舉之如此紀



010190555726

既明敘啟爲禹之子矣及卽位又曰帝啟禹之子衛世家
既明敘蒯瞶爲出公之父矣及蒯瞶立又曰是爲莊公莊
公者出公之父也晉世家既明敘公子重耳爲獻公之子
矣及重耳立又曰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
其後又曰重耳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晉厲公八年閏十
二月欒書中行偃因厲公迎公子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
公元年正月書等弑厲公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
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魯世家云宣公卒子成公黑肱
立是爲成公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
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

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
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
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是爲武王夫冉季載
次第在未自可知其最少何必更言前已言同母兄弟十
人亦何必重舉前既稱武王發何必又云是爲武王武王
賢而立止宜入本紀耳康叔封冉季載既見於此矣而衛
世家復云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其次尙有冉季載季
載最少蔡平侯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
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
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

是爲悼侯田完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及常卒又云常諡爲成子吳王濞傳旣云高帝兄劉仲之子也而又云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義縱傳旣云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而又云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若是之類皆當爲史通之所點也

史記稱人姓名冗複爲甚正是不及諸史處殷紀云武丁以雉雛而懼祖己曰王無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此止當云乃訓之曰越世家云句踐棲會稽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句踐曰止當云止之陳世家云孔甯儀行父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止當云遂殺之吳

世家云季札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止當云謂之趙世家云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中間多趙夙字又云趙盾卒子朔嗣趙朔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中間多趙朔字季布傳云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安用許多丁公字邪蕭相國世家贊云蕭相國何於

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
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謹守管籥上多
卻何字周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
得騎周昌項止當云騎其項高后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
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止當云旣至后怒而罵郅都爲中
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止當云都揖之臨江
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
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于臨江王多兩臨江王字止當
云欲得刀筆以間子之竇太后中都以漢法於是遂斬郅
都止當云於是斬之主父偃傳云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

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云云嚴安上書曰云云重卻上書
二字天子召見三人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止當
云俱拜爲郎中偃以齊王自殺下吏上欲勿誅公孫弘曰
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
父偃止當云不誅無以謝天下遂族之張湯傳云上疑湯
有姦問湯湯不謝湯又佯驚多一湯字董仲舒傳云弟子
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窺於園何必
更言姓名郭解得罪公孫弘議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
伯翁伯解之字也傳首旣著之此尤爲贅
劉子立駁遷書曰宋世家初云襄公卽位而仍謂宋襄公

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皆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其論甚當然此乃遷全體之病也凡稱某王類加國號凡舉人名每連姓氏冗複蕪穢最是不滿人意處班范而下乃始淨盡焉

滄南遺老集卷十四終

滄南遺老集卷十五

金蒙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

七

字語冗複辨

舜本紀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後又云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常在側字語重複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義理
周本紀齊世家稱武王觀兵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無乃剩諸侯諸侯字乎

衛世家云宣公以子伋爲太子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見其美而煩重如是乎又云齊女子朔讒惡太子伋宣公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何若但云使伋於齊與之白旄而令盜於界上視持旄者殺之乎又云朔之兄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何若但云知之以告太子使毋行乎又云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

代立乃作亂語意重複但存不平朔之立一句足矣又云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此但云思復立太子伋之後而伋子亦死壽又無子可也安用許多字邪

趙世家云趙朔友程嬰謂公孫杵臼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多朔婦免身字子貢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文意重複矣越世家云莊生謂陶朱公長男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但云男卽取之可也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柯之盟沫劫齊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而桓公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子魯但云桓公乃從可矣何必重疊如此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至叔梁紇禱於尼邱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既云孔防叔又言孔子生何必更注姓氏乎

鄭世家云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子謂言孔子爲泣則聞字亦著不得或只云及聞其死泣曰更爲簡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言兄事哉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應爾

春申君言所幸李園女弟於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自園用事以下宥復重濁殆不可讀以精當律之當云園用事益驕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

楚考烈王卒李園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子謂遷

先記李園女弟事既已詳悉備見於此但云園女弟所生子立或直云太子立足矣何必費辭如是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子謂中熊字不須要中羆事但云我又射殺之可也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曰智伯知我我必爲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無愧矣多以報智伯字

石奢爲楚相行縣道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但云縱之可也

趙奢傳云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免歸卽失勢時也何必再下此句

魯仲連傳云仲連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云云此文理重複但云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可也仲連謂新垣衍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多先生言字必欲存之當在太甚字上

江有遺老集卷十五
聶政欲爲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仲子請益車騎壯士爲輔
翼政言不可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多
聶政乃辭四字又云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
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
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
也政姊嫫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
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云云但言政姊嫫聞之於邑豈
不簡快乎又曰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多
諸眾人字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三
字

張儀傳云昔趙襄子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
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代
王殺之但當云廚人如其言擊殺之

范睢傳云須賈謂范睢曰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
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此當
云願爲君借於主人翁卽歸取車馬

項羽紀諸侯無不人人惴恐無不人人字意重

項羽紀云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
之兵不會張子房曰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

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此當云發使者告之也

留侯世家云良與客狙擊秦皇帝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不須言爲良意

淮陰侯傳云漢王欲拜信爲大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多各自字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此但當云至拜一軍皆驚

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醕酒來者至者重複又云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間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請參遊園中幸其聞而召按也

叔孫通以惠帝作複道勸之立原廟上乃詔有司立之則立廟之由己自見矣而復云原廟起以複道故此句安用哉前漢削之當矣

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多兩然字吾

多陰禍一句亦不須也

賈生傳云懷王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不必再言賈生之死馮唐言李牧之事云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再言王遷立何也

張釋之傳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若止云從旁代對甚悉豈不善乎

張釋之傳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

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不須廷尉治二字又曰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有盜長陵一抔土但云有如或云萬一或云假令足矣煩重如此殆不可讀

申屠嘉傳云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再下是時字不惟文勢重疊意亦不愜也其寵如是一句亦不必道嘉辱困通上使使者召通既至爲文帝泣多爲文帝字

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劉子玄謂不必言帝崩固當矣然遷史類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繼猶或可也至賈生傳云

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既隔景帝而亦書之豈不愈無謂也
袁盎稱文帝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向讓天子位者三何
必重言天子位

太倉公傳云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
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
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
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文勢重疊如此是必
前者遷所敘而後乃當時詔語倉公引之耳不必并而爲
一二云詔召問曰意對曰則簡而明矣

吳王濞傳云景帝與吳太子博爭道引博局提殺之吳王

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
朝但當云知其故也
甯成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
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剩
其畏郅都如此一句

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
家不須再道郡中豪猾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
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
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

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
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十書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
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
一卷曰有使者來卽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旣奏天子
異焉其辭云云不亦可乎

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
更射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爲虎而射之
沒鏃旣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見草中有虎
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
之內度不中不發度不中二字重疊若此句存則上句宜

去也又言廣自剄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
去此二字亦可

汲黯傳云東越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多不至
字

鄭當時傳云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
恐不徧剩至其明旦字

申公傳云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云
云伏生傳云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老字贅矣

竇太后使轅固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多
一刺豕字

張湯傳云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當作視之或云臨視也
又云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據下文不須用此語觀者可
見又云或告湯姦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
竟其事當云窮竟之也

郭解傳既稱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而後又云爲人短小
不飲酒何邪雒陽人有相仇者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解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
間乃聽之疑重用待我字

貨殖傳云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
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既言以其故則不必更云

以曹邴氏也

匈奴傳云單于頭曼欲廢太子冒頓作爲鳴鏑習勒其騎
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
鏑所射者輒斬之前後凡用八鳴鏑字據文勢相蒙其餘
可盡去也

晉張輔論遷固史云遷記二千年事而五十萬言固記二
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簡不同優劣可知此說大謬劉子
玄旣辨其大節矣抑予嘗考之遷記事疎略而剩語甚多
固記事詳備而刪削精當然則遷似簡而實繁固似繁而
實簡也安得以是爲優劣哉

淳南遺老集卷十五終

淳南遺老集卷十六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

八

重疊載事辨

楚莊王圍鄭鄭伯迎降之辭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鄭世家莊王縣陳申叔時為牽牛徑田之喻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陳世家莊王圍宋華元告以析骨食子之急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宋世家陳恆殺闕止事既詳見於齊世家而又見於田完世家陳乞立陽生事亦然子路死難事既詳見於衛世家而又見於本傳陳厲公齊懿仲卜田完事止宜載於完世家而又全載於陳世家專諸刺吳王僚事

止宜載於本傳而又載於吳世家楚平王執伍奢召二子
事止宜詳見於子胥傳而又全見於楚世家子胥諫吳王
之言吳王賜死之事子胥將死之語亦止宜見於子胥傳
而楚越世家又皆載之闔廬將死屬太子報越事載於吳
世家矣而又見於子胥傳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載於孔
子世家矣而又見於晉世家又見於周本紀項羽遷義帝
事既載於羽本紀而又見於高帝紀陳平間楚君臣事既
載於項羽紀而又見於本傳張良難酈生事既載於高帝
紀而又見於本傳酈生責高祖倨見事止宜載於本傳而
又見於帝紀繼榮上書救父事載於孝文紀而又見於倉

公傳近來孔毅夫雜說論晉史王隱諫祖納奔碁事兩傳
俱出謂之繁文而嚴有翼著藝苑雌黃亦摭新唐重複事
以爲病獨未見遷書之失耶

吳世家云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其言云云使於齊說晏
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
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國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
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凡此皆以見季子之明識著之可矣至魯世家景公二十九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鄭世家簡公二十二年云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衛世家獻公後三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鮪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晉世家平公十四年云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是何必哉

管蔡世家既備言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之爲不利故挾武庚作亂周公承王命誅之矣而衛世家又詳出之何若但云周公既誅管蔡乎

趙世家贊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至馮唐傳稱李牧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子謂趙王遷所以奪嫡而立則由其母見嬖之故若乃信讒而誅李牧母倡何與焉此句爲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竇嬰傳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嬰引卮進諫按帝言傳位孝王事世家

淳南遺老集卷十七
自具何不但輕道過

淳南遺老集卷十六終

淳南遺老集卷十七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

九

疑誤辨

酈生說高祖復立六國後張良發八難古今稱頌以爲美談竊嘗有所疑焉彼其言曰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此論甚疎夫桀紂已滅然後湯武封其後而良云度能制桀死命得紂之頭豈封於未滅之前邪且湯武所以封之者重絕人之世耳非以計其利害也奈何其以項籍

之命爲比哉酈生所以說帝者特欲係眾人之心庶幾畔楚而附漢耳非使封諸項氏也奈何其以湯武之事勢相較哉湯武雖殊時事理何異制死命與得其頭亦何以分而列爲兩節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本三事而良并之者以其一體也至於倒置干戈休馬放牛獨非一體乎而復析之爲三何哉班氏頗見其非而乃并湯武事爲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豈以死命字不屬桀紂而屬其後歟然終與項籍事不類也旣以湯武爲一事故又分楚唯無疆以下爲第八節蓋二書已自參差矣近世胡寅謂是時高祖未稱尊而子房呼陛下作史者之過也然則八難之目安知其無誤耶

漢書老父相呂后及二子皆貴及見高祖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顏氏破其說當矣然史記正作似豈誤歟

酈生旣自有傳而朱建傳後又敘生初見沛公及下陳留事大同小異而詞頗浮誇此必褚先生輩附入之猶田仁之類也

漢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爲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爲漢患者

如此乃順

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
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
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前漢書全引此語
子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
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
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
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
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
後人誤附於史記耳

公孫弘主父偃贊云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
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
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舉首
字下意似不足豈有關文乎

淳南遺老集卷十七終

溇南遺老集卷十八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十

史記用而字多不安今略舉甚者

齊世家云卻克使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趙世家云
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景公時而趙盾卒平公十二年而
趙武爲正卿荀卿傳云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魯仲
連傳云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長平之軍伍子胥
傳云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又云吳
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多上一而字聶政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
母壽固進而聶政謝曰云云又云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
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多中間一而
字呂不韋傳云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
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西遊秦多上一而字趙堯問
高帝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氏
有隙也陛下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多下一而字
也字亦剩韓信傳云趙軍戰不勝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
大驚賈生傳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
固當改正朔易服色韓生傳云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

者由韓生此等而字皆當去之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
者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而告歸者
來而亡金者大慙多兩而字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
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
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
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三而字皆剩上一然字卻
作而字則愜當矣

司馬遷用於是乃遂等字冗而不當者十有七八
今略舉之

如殷武丁夢傅說事云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既有乃

字何須更云於是鄭文公之妾燕姑夢天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以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遂字殊不安若云旣而生子遂名曰蘭則可晉世家云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己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故遂因三字豈可連用鄭世家亦舉此事則云遂以命之何巧於彼而拙於此也曹沫劫齊桓公求所侵地許之旣而欲倍約管仲以爲不可於是乃遂割魯侵地其病猶晉世家言叔虞事也趙世家記程嬰杵臼事云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乃字卻當作於是或云二人乃謀則順矣范雎說秦王云

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多卻乃字蒙毅對胡亥云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乃字爲悖語意亦乖高帝斬白蛇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云云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答之乃字當去田橫二客自到高帝聞之乃大驚多卻乃字叔孫通傳云上見留侯所招客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乃遂二字當去其一惠帝卽位乃謂叔孫生曰云云惠帝出遊離宮叔孫生勸上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二乃字皆贅曹參謂惠帝云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高帝其病如蒙毅語袁盎謂絳侯非社稷臣絳侯望盎盎遂不謝多卻遂字灞陵尉呵止

李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乃字不安伏生傳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之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周仁傳云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三乃字皆不安

淳南遺老集卷十八終

淳南遺老集卷十九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十一 雜辨

鄭莊公稱其母爲姜氏陸生晁錯父稱子爲公皆於義不安殆正明子長之失未必當時本語也

楚世家云莊王圍鄭鄭伯降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遂許之平此蓋本於左氏也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尙何求乎二者果孰是

宋世家云莊王圍宋宋華元出告于反曰城中析骨而炊

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楚世家亦載王語云君子哉二者果孰是此類甚多不可殫紀也

史記載伍員父子語言本傳與世家參差不同或云此變文也子謂不然言出於一人之口書出於一人之手而自變其文人何以取信哉

晉世家云唐叔虞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紀自有姓氏既云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魯衛管蔡等世家類皆不著而此獨著何哉

晉世家云趙盾昆弟將軍趙穿灌夫傳云竇甫竇太后昆弟也未曉昆弟之義

宋世家云襄公及楚人戰於泓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奴事字不似當時語蓋遷撰出者三傳初無此意也抑其句法亦自不順凡尊奉其人則有曰師事父事兄事者鄙賤其人則有曰奴使奴視奴畜者上一字屬乎彼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則屬乎我以句法則屬乎彼豈非思之不審歟

孫武傳云吳王闔廬問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此王問武而非武所請也何用許之字

老父相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

敢忘德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漢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子謂匿弗肯復見字當在號爲平國君下

高祖紀云稱劉季者在當時人可也而遷亦數稱之不但於文體爲非而臣子之道亦不當爾也漢書正之爲是高祖紀云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珍字不安漢書改爲奇是矣

太公家令云高祖雖子人主也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立辨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爲皇帝是矣

陳丞相世家云平從攻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而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應劭意其以漢用美女動之世或喜其說然吾觀韓王信傳云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之上乃使人厚遺闕氏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漢出圍入平城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匈奴傳略同而又云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信如此說則漢之所以動闕氏者止於重賂而胡騎之所以解去者又不專因闕氏之力也烏有所

謂不傳之奇計哉其言反覆殆未足信

張敖傳云趙相貫高等欲殺高祖壁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予謂迫人之意本出高祖非縣名本有此理又非史氏所當言則宜加上以二字漢書又去也字猶覺不圓

荆燕世家云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諸劉字絕下不得其曰燕王劉澤諸劉遠屬則是矣

梁孝王世家云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夫上旣言男則子字皆贅太子非名則曰字亦不安法當云其長景帝也次曰某次曰某

淮南厲王長謀反召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云云夫稱臣某等昧死言者當時所奏語史家輒爾書之無乃不可乎遷固每每如是而後世亦或襲之竊所未喻

田仁傳云武帝時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復言坐縱太子誅死又言因千秋上變族死語意重疊

昏晦甚矣遷之敘事此類尤多

田敬仲世家云齊宣王好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皆賜列第荀卿傳云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自如二字連用不得十二諸侯年表序用及如字尤不安也

儒林傳云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列字不安

子胥傳云公子光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如何下襲字

田橫二客自到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

殺予謂聞之乃大驚剩乃字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剩吾字呂后紀云呂后被遷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丁公窘高祖彭城西沛公顧曰兩賢豈相阨哉方言高祖遽曰沛公此亦同病也留侯世家記圯上老父事云良因怪之跪曰諾劉貢父漢書刊誤以爲怪字合在因字上此固是矣然漢書之文本緣史記且其下又有云良因異之者則非獨孟堅之誤也張良贊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以爲字與計字相窒留侯亦云上當有余於二字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關性事

韓信傳贊云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假令字下不得哉字亦不便於文勢

呂后紀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嘗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再言如意類我於文爲複且我字不順去之可也

蕭何傳云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我字悖

文帝聞馮唐言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時字

甚悖

伍被諫淮南王王於是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其詞不典殆似古賦豈史氏實錄之體哉

衛綰傳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君字悖

禮書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洋洋美德孰遠知其爲禮遷文無首尾每如此律書贊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按故字自是因上接下之辭首句如何便用得

石奮傳云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

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悼唯謹甚悼字俱不安
范睢傳云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多一魏字
又云穰侯為秦將欲越韓魏而伐齊欲以廣其陶封多一
欲字

藺相如請王齋五日乃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
齋五日多卻之字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卻曰字左右大臣
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卻少一曰字
袁盎贊曰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上
三句語意不接亦不成語

韓信傳云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之字不安

趙堯薦周昌曰其人有堅忍質直何用有字

燕太子請荆軻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范睢傳云須
賈問范睢曰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
君者哉婁敬說高帝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
哉字皆不安作乎字可也

范蠡傳載楚王之言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
故而施惠乎耳字不安去之可也

荆軻傳云軻雖游於酒人乎乎字尤乖

灌夫傳云諸公莫弗稱之莫弗字不成語

楚昭王病甚讓其弟公子閻為王五讓乃後許乃後不成語
趙世家云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多其字

田完世家云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
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多粟字

循吏傳序云網漏於吞舟之魚多卻於字
范睢傳云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所嘗字不安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遂父子相哭此而夷三族此而
不成語

李斯贊曰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
之異之字極難下

蒙恬自責曰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不字當
作豈

高祖令張良獻白璧玉斗於項羽范增張良曰謹諾謹字
道不得

高祖紀云老父相魯元公主亦皆貴皆字不安

武涉說韓信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
終為之所禽矣之所二字當去其一又云足下所以得須

與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須與字亦道不過
孫叔敖問市令市亂事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矣
頃字道不得

田橫曰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人字與弟字相窒當云烹人之兄而與之併肩事主或云烹人而與其弟併肩事主則可矣

燕世家云齊湣王謂燕太子平曰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則字下不得

項羽對項梁云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句不圓漢書加耳字是也

陸賈謂陳平曰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卽當作而

項籍見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其語不圓

趙禹傳云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時字不安

申屠嘉傳云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皆多二字不可連用嘉對文帝責鄧通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此語法不順不若言坐府檄召也

聶政曰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然是字不成語

屈原傳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稚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少曰字

荆軻傳田光謂燕太子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雖然
字悖

王溫舒傳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以爲爪牙督盜賊以
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多其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
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傳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
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倖傳
夫酷吏佞倖類皆小人史之立傳大抵著其罪惡以爲世
戒而遷獨有取於此等然則是非之謬豈特游俠貨殖之

論哉

自序云嘉尚父之謀作齊世家嘉且金滕作魯世家其序
燕云嘉甘棠之詩其序衛云嘉彼康誥序宋則云嘉微子
問大師序晉則云嘉文公錫珪鬯此類甚多夫史書實錄
也事所當記善惡必存豈因嘉一事而後作乎大抵諸序
傳皆不足觀刪之可也

呂氏大事記云太史公於夏紀則稱孔子正夏時於殷紀
則稱孔子善般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略窺
之矣予謂遷特因孔子之言而猥引之耳旣非已見又不
能別有發明而呂氏遽以爲知損益之意何遽過譽之甚

也
大事記云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則皆不載蓋以爲不足載也其旨微矣予謂史書實錄也詔誥一時之大事縱使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豈容悉沒之乎此是遷之私憤而呂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馬之才識予未敢知也班固譏遷論游俠貨殖之非世稱其當而秦少游辨之以爲遷被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交游莫救故發憤而云此誠得其本意然信史將爲法於萬世非一己之書也豈所以發其私憤者哉

淳南遺老集卷十九終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

金藁城王若虛著

諸史辨惑

五帝之名史記以黃帝爲首書序以少昊爲首其說不同要之少昊黃帝之子顓頊黃帝之孫帝嚳黃帝之曾孫而堯帝嚳之子也初皆傳之子孫至於堯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大器乃始有禪讓之事斯蓋不得已之變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妄也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號之異耳堯舜揖讓湯武征誅世變之殊耳若夫其道則未嘗不一而商鞅說秦孝公乃謂

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徵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
鄭厚又云王道備而帝德消皆淺陋之見也。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王至霸自
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於旁支付諸他姓則必其勢
所當然而出於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爲常也而漢
人之說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
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
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
制度時或損益不同至於名教人倫豈容殊致尊親之道

孰可偏廢而云殷獨親親周獨尊尊非謬妄乎蓋秦漢以
來言三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紀觀之誠多立弟然在當時
必有其故而初非湯之定法也若其果主親親則一于立
弟矣何復待太子死而後及邪抑嘗考之河亶甲崩子祖
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
立此皆再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
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此則四世立子者也
其間沃甲崩則立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則立其弟沃
甲之子南庚此則廢適而立姪者也安在其太子死而專
立弟邪紀又云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

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蓋立不以正宜其啟爭奪之端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乎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正經一切異說不近於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當慎取不可輕信也

左氏文章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惟參舉人名字頗爲不愜如邲之戰旣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旣稱郤克復曰駒伯又曰郤獻子初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穀而後稱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無注釋讀者孰知其爲一人耶雖無害其美要之不潔而近代碧溪黃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

列傳首尾一律爲不足取殆難與論眞是非也

劉子玄曰韓王本名信都而遷固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按韓王韓國之後其姓爲姬襲封於韓而非姓也又加王字有何不別然遷於絳侯傳固作淮陰等贊亦稱兩韓信而高祖紀八年又云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何邪

遷固記事互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恆爲代王固之序薄氏文順於遷矣而加子

海內遺老集卷二十一
三
恆二字復爲贅也

班固漢書刪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橫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語太簡讀之殆不可曉也

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爲媿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後之矣四字此句爲贅且若字意乖不若不加之愈也

高祖謂沛父兄曰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袁盎論社稷臣云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言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耳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何其曲邪

史記匈奴傳贊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

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注以彼已將率爲句旣不成文而理又不順其釋彼已引詩彼已之子殊爲牽強吾友崔伯善云當以不參彼已爲句而將率字屬下文其說良是

漢書韓彭等傳贊云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未句不相承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爲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宮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爲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黃霸雖以治郡稱然旣嘗爲相自當附之韋賢匡衡等傳而班史列於循吏非也

班固論江充王莽事皆以爲有天時而非人力夫人固不勝於天矣然班史氏身爲史官以褒貶勸懲爲務則亦不當立此論也

後漢郭太字林宗范曄作傳以父諱止稱林宗亦可矣而中間復數稱太左慈字元放旣稱其名而又兩稱爲放不亦雜乎

老蘇評范曄之失謂不當槩董宣於酷吏槩鄭眾呂強於宦者槩蔡琰於列女其論董宣蔡琰是矣若鄭眾呂強雖

有可嘉豈可去宦者之目乎

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漢書作大息此只是太字蓋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其歎息之大過矣

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曰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工喚反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如字大似顛倒也

高祖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子謂此於文勢爲悖恐只是恣觀之耳裴矩傳煬帝時諸番胡人貢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當準此例

高祖紀曰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焉丙吉傳曰皇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元后贊曰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凡此等數字蓋言數次耳史記稱汲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數如瘠曰數者非一也餘皆準此當讀如字而顏氏訓頻並音所角反狄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黃霸曰數易長吏人因緣爲姦此等正當訓頻而反讀如字恐未當也

南越尉佗謂陸賈曰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何遽猶言豈便也與越大夫種言何遽不爲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漢張敞誅絮舜時冬月未盡數日敞使人語之

曰冬月已盡延命乎此言雖春近而不得免耳而注云汝
不欲望延命乎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百官以下但事馮
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亡如者如無耳猶蔑如之
類而注云無所象似是皆何理邪

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后比殺三趙王文帝紀詔言間者數
歲比不登梁孝王傳云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
入朝何武傳曰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公孫賀傳曰丞相李
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膠西王端傳云端數犯法天子弗忍
誅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夫比者連併之義耳而顏注皆訓
類似是而實差殊學者試細味之

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
何乃自爲郎也崔浩以爲自何爲郎非也子謂漢之郎選
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
有以富貴爲郎者漢儀注謂貴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張
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爲郎者婁敬主父偃
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唐是也而衛綰又以戲車爲郎以
是觀之浩說爲勝而顏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太篤矣
申屠嘉劾奏鄧通戲殿上無禮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私
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而師古以爲欲私教戒
恐非也不然一私字詎能兼教戒之義邪

賈誼言秦俗之弊云其慈子耆利去禽獸亡幾以文勢觀之慈子當是錯悞顏氏強爲解釋恐非也

田蚡以肺附爲相師古引舊說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云肺斫木札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餘肺附字皆然其義迂曲不足信按此語皆本於史記今史記諸本並作腑字蓋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爲附或者古字通用而史記索隱反音腑爲附謬矣汲黯拜睢陽太守謝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以病力爲句曰力謂甚也訓力爲甚未知何據予初謂此字當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黯常有狗馬病而

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孟堅誤析其辭故受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幸梁州辭病力蕭俛授少師辭疾力不拜此又因顏注而失也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一終

金藁城王若虛著

諸史辨惑

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此當以不行報謝爲句而師古以報謝屬下文予固疑之及讀三劉漢書旣已刊正矣霍禹怨宣帝曰大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令人不省死師古以爲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故猶俚語云沒理會殺耳

元后傳王莽使安陽侯舜求璽於太后怒罵責之舜仰謂

曰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此說非也其意蓋云不足道而已

漢書載揚雄解嘲其末云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顏注謂割損其名而訾字不解及見華嶠論所引乃作竊貲割炙當以此爲正也

外戚傳云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師古以所避爲月事予謂所避事不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乎蓋自不須注也

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云巨萬今萬萬也范蠡傳徐廣注亦同漢書食貨志言累百巨萬師古注云

數百萬萬也梁孝王金銀且百巨萬師古云巨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汲黯傳云中國誅匈奴費以巨萬百數師古云卽數百巨萬也此不唯與韋徐不同而其自爲說亦復參差相戾何耶

禰衡謂荀彧可借面弔喪注引典略以爲但有貌耳夫弔喪主哀安用貌爲意者以其嚴冷而多戚容故也

晉書稱苻朗至晉謝安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枕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旣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客以爲不及之遠朗不道如此非人所爲見者皆當切齒而謂朝士歆羨以爲不及甚哉史氏之妄且陋也

晉史慕容德時妖賊王始稱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環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此事當時必有之然臨刑之語不應一一如是殆滑稽諛諧者所飾耳通鑑差略之爲是梁武誅齊之諸王鄱陽王寶夤奔魏數寇梁復讎後以謀亂見誅而蕭子顯南齊書乃云中興二年以謀叛與寶攸等同死其誤甚矣

北史梁鄱陽王寶夤終於魏南北史一書也旣立寶夤於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於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夤二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甯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甯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過歟通鑑刪之云甯爲高貴鄉公死不爲長道鄉公生是矣

彭樂高齊之名將且有大功北史通鑑皆載而李百藥正史乃不爲立傳何邪

北史楊愔傳常山長廣二王謀廢濟南王愔及可朱渾天和宋欽道皆被拳杖毆擊頭面血流各十餘人持之太皇太后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及愔誅太皇太后臨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蓋補其損目也李百藥北齊書但云已出而無一目字豈其脫誤歟

隋史高頴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頴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遂斬之王甚不悅通鑑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猥承其誤耳跡煬帝所爲當

以隋史爲正

舊唐徐有功傳竇孝謙妻龐氏爲奴誣告當斬有功明其無罪得減死今上踐跡孝謙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按此乃明皇時事言今上者蓋唐臣實錄之辭劉昫偶忘改定耳

舊唐王求禮旣載於列傳而忠義傳又載之雖繁簡不同要之不當重立求禮剛直敢言固有可嘉而遂槩之忠義亦非其例也

舊唐員半千傳云其先本劉氏十世祖疑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按左傳釋文員本作云而半

千姓乃讀如運何邪

元魯山于薦于歌學者往往不解其義予憶昔嘗一見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記此自當略著其辭而唐書通鑑皆不及之殆爲闕典也

韓退之驅鰐魚文苦非佳作史臣但書其事目足矣而全錄其辭亦何必也

史傳人有改名者旣以今名冠之則亦當全稱今名而未改之前卻稱舊名如唐李忠臣成汭之類亦非也

五代史梁記曰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曰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溫云云中和四

年九月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啟二年進爵王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等攻汴王顧兵少不敢出云云開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卽位他紀皆倣此徐無黨注云始自稱名旣而稱爵旣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予謂帝王本紀旣追書尊號以冠其首則一篇皆以尊號爲主初書其名曰諱某自後凡見其名雖未卽位例皆稱帝或稱上此古今不易之體而歐公乃以新意變之旣稱其父曰某而復云生子曰某始而稱名次而稱爵至卽位乃書皇帝卽位而稱帝此則賓主不分體統不一不足爲法也或曰遷

固作高祖紀皆先稱沛公漢王然則亦非也曰庸得爲是乎蓋劉子玄史通已嘗辨之矣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世皆以爲美談而通鑑獨載遺馬事此旣一時之語當俱錄之

溫公自節通鑑以爲更加精擇削其繁蕪斯固可矣然亦時有太過處如漢書郭林宗傳云茅容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遂

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因勸令學通鑑載之略同而節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殺鷄爲饌泰謂爲已設容分半食母其疎已甚不盡事情矣

通鑑記或人擬劉祥道破李義府露布事而獨載其一聯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義府多略人奴婢故也事旣瑣細而語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僖宗責黃巢姬妾輩從賊之罪有對者曰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通鑑所載如此夫史氏文辭須量輕重

之宜彼婦人率爾之語豈有所謂失守宗祧播遷巴蜀者乎然史傳如此者何可勝數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一終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一

金藁城王若虛著

新唐書辨上

作史與他文不同甯失之質不可至於華靡而無實甯失之繁不可至於疎略而不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鐫無所顧忌以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嗚呼筆力如韓退之而順宗實錄不愜眾論或勸東坡重修三國志而坡自謂非當行家不敢當也以祁輩奇偏之才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

劉器之嘗曰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遷
固載相如文君事幾五百字而讀之不覺其繁使子京記
之必曰少嘗竊卓氏以逃而已文章豈有繁簡要當如風
行水上出於自然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
唐書進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所以不
及兩漢文章者正在此兩句而反以爲工何哉可謂切中
其病

歐公與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體不同猶冰炭也初書成
將進吏白舊例止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撰而
歐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傳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
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而列傳書子京子京聞之喜曰自
古文人多相凌掩而不讓此事前未有也以予觀之歐公
正不肯承當耳

唐子西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吾不知此論
併紀志而言之邪抑獨指列傳也歐公之作縱不盡善無
壞人之理若子京者其自壞也已甚豈直他人哉溫公作
通鑑未嘗用子京一語蓋知所決擇矣

子京譏舊史猥釀不綱而以傳遠自許今之學者類皆歆
豔以爲新奇舊史幾廢劉器之嘗言二書各有短長未易
優劣以愚觀之舊史雖陋猶爲本分且不失當時之實甯

無新書可也

呂夏卿預修新書其言云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臣子之義也太宗拒魏徵諫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不書之所以掩人君之過也子謂子京書退之事則當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則長孫后之賢復沒而不彰矣所貴乎史臣者善惡必存以示勸戒故謂之直筆豈以掩人君之過爲賢乎且帝雖有過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從諫之美也何庸諱哉呂氏之說甚謬魏徵諫長樂公主資送事舊史載於長孫后傳是矣今移於公主傳甚未當也

蕭銑被圍謂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廟率官屬詣軍門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銑雖草竊一時而顛沛之際其言可愛如此可以爲萬世法豈得不載新史乃皆略之而其贊但云以好言自釋於下然則所謂好言者後世何從見之哉銑對高祖逐鹿之語與所謂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者皆中理之論而子京亦削之高祖卒誅銑直以其不屈而慙怒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云僞辦易窮且極稱高祖之聖蓋不獨去取失當而其褒貶亦殊未安也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
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語
言今廷折承嘉何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
嘉恃威權相凌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舊
史思貞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思貞公敏行何與承
嘉辨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
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遂以敏行代言訥豈有行敏遂不當
辨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於晉蓋物憑而爲怪耳亦豈激
之而鳴之意哉子京疎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
恃權而侮吾義不辱此一侮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

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語古今文人未有改
之者宋子京於李靖傳乃易疾雷爲雷霆易掩爲塞不惟
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於
震掩且不及復何暇塞哉此所謂欲益反弊者也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成言也陳叔達嘗引以諫高祖而子京則曰
失而不斷反蒙其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成言也高祖嘗
舉以告劉禕之而子京則曰蓬在麻不扶而挺柳楚賢聞
高祖兵興說太守堯君素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轉
禍爲福今其時也子京復略其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俟終

日邪其膏肓之病類如此

古人稱炙手可熱者蓋甚之之辭而非實事也故但可施之詩句諺語耳而新史稱楊國忠權勢可炙韋渠牟勢焰可炙田令孜權寵可炙旣已非矣而復謂李義府門如沸湯王伾等門若沸羹者豈不益乖邪

史稱杜如晦云當時浩然歸重王徽云公議浩然歸重鄭餘慶云公論浩然歸重許孟容云四方浩然想見其風古人用浩然字多矣曷嘗以爲歸重想見之意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對蓋言忍之甚也新書去百餘字意不完矣

蕭俛段文昌勸穆宗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補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此卻似總分天下兵爲十也且其法本於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失當時之實乎

杜正倫虞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危亡哉人主稱鱗亦取類云耳子京輒云遂犯吾鱗不幾指斥乎又改豈慮字爲其慮亦便道不過

通鑑云索元禮與萬國俊競爲訊囚酷法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極又有仙人獻果玉女登梯之狀新唐元禮傳但載其一云號曬翅不知曬何翅也

舊史李揆試進士設經史於庭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而新書改云可盡所欲言盡言何關尋檢事

封倫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功不服居太子之下新書改云頡頏太子此豈當時真語且頡頏上下飛也如何便作得不服居下意又說建成作亂曰爲四海者不顧其親

漢祖乞羹此之謂也新書但云乞羹者謂何若無舊史安知其爲高祖事哉

劉德威對太宗云律文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法之爲算不一而新史削去等字是總以十分爲率而論也舊史云玄宗聞顏真卿抗賊事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通鑑改爲作何狀此亦無傷至新書乃云何如人則是總言其性行也

太宗聞李君羨小字五娘云何物女子如此勇猛通鑑云乃爾勇健語雖異而意則同新史云乃此健邪一此字便不完韋夏卿責從弟執誼受金曰顧當是哉崔湜岑義聞

海南遺集卷二十一
韋湊直諫曰公敢是邪其病一也君羨武安人封武連郡公爲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帝以其皆有武字遂因告者誅之而新史直云皆武也不亦乖乎

劉蕡下第李邵謂人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下第何可言逐也

趙宗儒遷吏部侍郎德宗召見勞曰曩與先臣並命尙念之邪古者人臣稱其亡父於君則有先臣之辭君稱於臣未見其例

子京好改舊語而往往反不如之李邕對或人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而新史云不如是名亦不傳王求禮折蘇味

道曰二月雪爲瑞雪臘月雷亦爲瑞雷邪新史云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雷邪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顏新史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李石折仇士良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新史云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此等遠不及舊語也

李絳傳云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云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

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平而下不違教
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
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
將書諸紳子京之文類從僻澀至此一段獨華靡偶儷幾
似進士策一時對答之間豈得如是舊史絳傳無之未知
其何所本也

舊史方伎傳云崔善爲爲左丞累擢尚書諸曹令史惡其
聰察以其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樽上
全無項胸前別有頭而新史但云曲如鉤例封侯何耶
後漢劉寬不喜盥浴京師以爲諺史不載其語者必以俚

甚故耳子京果嫌其俚則削之可也改之可乎

煬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衛而新史但
云無入衛乃是面戒密也楊素問密曰何處書生耽學若
此新史減處字便別卻本意素謂諸子曰吾觀李密識度
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不明

姚崇汰僧僞濫者舊史但云還俗而子京云髮而農此何
等語且萬二千人豈無歸異業者而悉爲農乎此可一笑
也

王叔文旣敗每誦杜甫詩云云而子京但曰誦杜甫諸葛
祠詩以自况若無舊史證之不知其誦何語也况杜集諸

葛廟詩非止一篇乎

新史載閣立本爲主爵郎中時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據本傳初不言其善畫其兄立德傳但云父毗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立本皆機巧有思而立德事業不過制衣服營宮室之類然則安知立本之善畫哉傳奕傳初不言善數學其病亦猶是也故不若舊史爲明又謂閣則先當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吾不知何所割也

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張巡問李懷忠曰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夫幾何云者但多少之名耳豈足包時字之義

宋廣平教張說救魏元忠云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此本分語也舊史以榮爲芬芳新書作芬香皆甚紕繆

舊史云李義琰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子京云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兆其所三字想煞用心來然旣使移舊塋則便知就其地矣何必如此費力兼三字自非典實語武后遣醫人卻內安金藏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語固近俗然子京云褫桑菽紩之大小依樣也

漢書稱兒寬以儒術飾吏事而新唐謂員半千不願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漢武稱何武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

思而新唐謂薛戎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子
京於文字其實處不及古人而專以易置字語爲新徒勞
甚矣

舜稱耄期倦於勤蓋老而倦於勤也新史哥舒翰等贊云
主德耄勤

王徽傳云僖宗西狩徽追帝不及墮崖樾間楊行密傳云
小校王稔依樾步戰裴敬彝傳云曾祖子通居母喪有白
鳥巢冢樾樹陰耳直以爲林木可乎

蘇世長指披香殿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底字訓致
而作至字用誤矣

通鑑戴至德爲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更日受牒訴仁
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由是時譽皆歸仁軌
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
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據此是老嫗明
知至德也而新史但云今乃非是則意不完矣

王燾傳云母有疾彌年不廢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廢字
何義也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一終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mostly illegible. Some characters are visible, such as '日本' (Japan) in the bottom right cell.

48-11994

